



大學章句諸說辯誤

全

957
2



門
號
卷
957

永
明
堂
印

同
書
印

大學諸說辨誤

精里古賀樸淳風著 受業

會津 土屋 朗 同校

薩摩 石冢 崔高

虛齋蔡氏曰。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
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
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
又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為未切也。且朱子
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解論
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所

大學諸說辨誤

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為諸書禮字之通解乎。

又曰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搏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大全中。最為精當。前此偶忘却。今當據之。以為定論。

樸按禮字虛齋前說。似覺胡氏之非者。然其曰於性為未切。規規爭天理人事二句。所安之前後。不知以何解為的。而不言禮樂之禮與四德之禮別義。胡氏以知識之知。為四德之智。皆大繆也。蒙引後條所引



朱說固無以易之。但其前條之誤。未索言其所以失。讀者猶或執前條及胡雲峰諸家之說。故不得不辯。退溪李氏曰。質字之義。混亦難曉。嘗思之。固是以形質言。如朱子所謂成這模樣了底也。然若止此而已。則入有體質形貌甚美。而心性惡者。如韓子所謂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又有體貌寢陋。如醜明澹臺滅明之倫。而性行美者。則不可以形質而斷。此字之義明矣。故試以物譬喻。人之有質。猶瓦之有坯。木之有樸。坯之形模。有打造盡善。而土品適中。用無不宜者。有打造甚好。而土品或

疏或墳或太剛或太軟不中用者。有形模未善而
土品得宜。不疏不墳不太剛不太軟用亦不廢者。
樸之形模與木品亦然。然則人之質美質惡不可
以形模定矣。但其為粹為駁為剛為柔之品。寓此
形模而為此質。故渾淪而稱之。曰形質云耳。北溪
之意。以是質而行為。故云云。非以行為質也。

樸按李說。雖曰不可以形質斷。似猶兼形貌妍醜而
言。蓋質之為義。原就魂魄情識上分其美惡。魂屬氣
魄屬質。質之美惡。如膽之壯怯。魄之大小。可以見已
與形貌妍醜。始無干涉。

大小學

諸家之誤。觀乎辨說而自明。者不載。惟舉其目。他皆做此。

闇齋山崎氏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此白虎通
之說。程子亦據之。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太學。此尚書
太傳之說。丘瓊山曰。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
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太學。大約言之耳。非截然立此
以為期限也。瓊山考得好。朱子亦有古者初年入小
學。自十六七入太學之說。

樸按太小學。以孟子集註觀之。似若以國學為太學。
鄉學為小學。而朱子又於儀禮經傳學制通解則云。
若其名號位置。今皆無以考其實。然則朱子於此序。

亦大概言之耳。或不察乎是。紛紛為說。有謂鄉黨問
巷皆有大小學。夫問巷僅僅二十五家。而有大小學。
則六藝而上脩己治人之教。須有其師。鐘鼓籩豆弓
矢車馬亦須取具於斯。雖三代之多賢而饒財。恐無
是理。又有謂王宮國都並設大小學。至於鄉黨問巷。
則唯有小學。夫鄉黨者問巷之積也。果若所云。則民
之凡庸。應止於問巷。其俊秀者。徑升於國學矣。則鄉
黨小學。無復所用。是皆拘儒之見已。

術數

樸按。朱子嘗論老子。有曰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

申韓是也。據此。則術數之說。黃氏得之。或為識緯者
謬。

一切

樸按。一切之切。梅誕生音竊。為苟且之義。又音砌。乃
為大凡之義。故世人或讀序文一切。音竊。讀經壹是
章句一切也。音砌。然如語類說。則似無音義之異。但
未詳何音。據字典。大凡之義。亦音砌。則皆當從砌音。

經

大學之道節

劉圻父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恐明明德便是性。朱子曰不是如此。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以上語類

虛齋蔡氏曰。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字當大學之大字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眼。分法例處。○問年十五始謂之成童。今十五所學者。乃謂之大人之學。何也。曰十五始入大學。非止十五而已也。自十五以上。則皆成人境界矣。

晚村呂氏曰。有謂明德是心之體。不知此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正心體。

知止節物有本末節

滄柱仇氏曰。靜屬心。安屬身。大全或問。及蒙引存疑。皆如此解。確不可移。俗見避下文心身。遂用中懷我躬等字替代可笑。○章句第三節。只作結上文。大全盧氏。又將先後二字起下文先後意。作者因補出先中有後。後中有先。但依註還作結上為平正。

顧氏惜陰錄曰。朱子大學章句。作格致傳。補之後。矩堂董氏槐。謂格致傳不亡。乃雜于經傳中。玉峰

車氏若水。慈溪黃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選。鄉及浦江鄭氏濂。夫天台方氏希直。皆有論說不一。新安程氏克勤。又有大學重定本。近時王陽明。則專用古本。愚謂古本原無釋格物致知之說。則不必補亦可也。蓋大學重在脩身。正心誠意。所以脩身也。致知格物。即誠意之功夫也。故大學提出誠意為首。而釋之格物致知。不須釋也。韓退之作原道篇。止於誠意。蓋亦有見於此。朱子譏其語焉不詳。無乃過乎。退溪李氏曰。今獻彙言。以大學知止等數節為格物

致知章之錯簡。欲掇此而補彼。所引先儒諸說備矣。滉曩見陽村入學圖說。有此說。續見宋史王魯齋本傳。亦云。曾有此說。諸儒之說。有不可從者三焉。經文三綱領。有功夫功效而有結。八條目亦有功夫功效而有結。若如諸說。則三綱獨無功效與結。止於至善之下。卽係以古之欲明明德云爾。語意急促。理趣闕略。一也。傳之諸例。有言工夫而及功效者。或只言病處。以見用功之地者。未有徒言功效而不及他者。今知止一節。但爲知止之效。物有本末一節。通結上文。而未見有釋格物致知之義。至如聽訟章。亦言脩己

治人之有本末耳。尤不關於格知。今強引以爲格物致知之傳。初無格物之功。又無致知之義。二也。綱領條目之中。雖無本末之云。然此二字。一見於綱領之結。猶未足。再見於條目之結者。誠以學者於此不知其有本有末。則其於脩己治人之道。皆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倒行而逆施之。故丁寧致意如此。傳者至此。亦特舉二字而釋之。則所謂先後終始厚薄。皆在其中矣。今以綱目中無二字。而謂不當傳以釋之。可謂不思之甚。三也。諸儒徒見此數節中有知止知先後。知本等語。意謂可移之。以爲格致之傳。更不思

數節之文。頓無格致之義。未見補傳之益。適得破經之罪。其可乎哉。今有巨室於此。正寢輪奐無闕。而廊廡有一缺處。大匠見之。作而補脩。材良制美。少無可議。其後有世所謂良工者。過而相之。耻己之一無措手。於此室也。於是強生意智。攘臂其間。折壞其所補處。撤取正寢數架材來。圖欲補完其所壞處。更不計正寢之材。初非廊廡之材也。圖完處。不見其完。而寢屋則已成敗屋矣。此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然人情太率。好立異趨新。後至之工。皆不究大匠之神算。而一向贊歎和附於世。所謂良工之所為。悲夫。

樸按王栢方孝孺輩。於古經傳。欲必得其錯簡。是其大病。使人厭惡。至若以知止節為格致傳。以孟子堯舜之智云云傳會之。則最為無謂。果如其說。則大學始教。如捕風繫影。學者何所下手。退溪此辨。殊為明切。但功夫效驗結語之謂。世猶有疑之。以為或問。於知止節。則以止於至善之由釋之。物格節。則以覆說上文釋之。皆不以為效驗。遂以語類效驗二字。為未定之說。蓋語類於學庸有效驗之說。言其非工夫耳。其所以為效驗。則各自不同。如中庸九經尊賢則不惑一節。言其如此。則自然如此。為效驗正義。如知止

節則言知止至能得中間四節相仍而見者以其非
工夫故謂之效驗可也。如物格節知至而後意誠則
言必知至而後意之誠可得而致非以為意之誠可
拱手而收其功但以意之誠可以得而致者由夫知
至而然下文皆然亦謂之效驗可也。他如以下敬止為
效驗雖亦章句所不言自不相妨但其所以為效驗
則不可一槩而論耳。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
問樂記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
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類語

摘訓曰近時以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
知所后此起於盧玉溪黃洵饒之誤那先后二字及
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這七箇而后字乃死字通
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不同
况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為先則必以彼為後六箇先
字內已藏有後字在了又何必遠取下節不相類之
而后字而強以應先後之後哉然則知所先後搭下
兩節其意當云何上節述古人知所先後之功下節
則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
退溪李氏曰物格與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之說謹

聞命矣。前此滉所以堅執誤說者。只知守朱子理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之說。以為我可以窮到物理之極處。理豈能自至於極處。故硬把物格之格無不到之到。皆作已格已到看。往在都中。雖蒙提諭。理到之說亦嘗反復細思。猶未解感。近金而精。傳示左右。所考出朱先生語及理到處三四條。然後乃始恐怕已見之差誤。於是盡底裏濯去舊見。虛心細意。先尋箇理所以能自到者。如何。蓋先生說見於補亡章或問中者。闡發此義。如日星之明。顧滉雖常有味其言而不能會通於是耳。其說曰

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其小註或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心體具乎是理。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其曰理在萬物。而其用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則疑若理不能自用。必有待於人心。似不可以自到為言。然而又曰。理必有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乎。則其用雖不

外乎人心。而其所以為用之妙。實是理之發見者。隨人心所至。而無所不到。無所不盡。但恐吾之格物有未至。不患理不能自到也。然則方其言格物也。則固是言我窮至物理之極處。及其言物格也。則豈不可謂物理之極處。隨吾所窮而無不到乎。是知無情意造作者。此理本然之體也。其隨寓發見而無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向也。但有見於本體之無為。而不知妙用之能顯行。殆若認理為死物。其去道不亦遠甚矣乎。今賴高明提諭之勤。得去妄見而得新意。長新格。深以為幸。

樸按。此與勝私私勝。顏淵問仁章集註同文法。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非物自到也。奇明彥說。恐不可從。世有踴襲此說者。故辯之。

傳首章

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脈之精密。如此。李氏岱雲曰。玉溪以自明為為仁。由己之意。是重自

字說責重當自明其德不可推諉虛齋駁之謂著此
一句以別新民觀章句已德二字可見蓋以已德對
下民德而言也存疑亦謂自字輕呂晚村則謂重自
字不重皆字以自字個人所有不獨三聖是亦重勉
人自家用力之意看來不重皆字亦不重自字只重
明字蓋皆字不過承上三書若重自字雖合勉人用
功之旨于三聖分上不緊切三聖不假旁貸自是不
消說了只看上說克明顧諟克明則知是重明字也
章句于自明下加已德二字以對下新民虛齋之說
昭合

傳二章

虛齋蔡氏曰按或問云武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
民共紂之汙俗而失其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
自新之民而與章句及陳氏小註反矣又觀下文
去惡遷善舍舊從新之句亦似不同蓋或問是舊
字說章句是後來所刑定當以章句為正

據舊解此節義從蒙引頃聞薩江田生說始悟其非
而改之先是既以或問此段為不同章句而經筵講
義亦同或問故並以為未定之說殊不知經筵講義
於本文下注乃章句也無一字異此章句或問講義

皆一意。而新字當連上作字。不可連下民字之明證也。讀講義時。鹵莽蹉過。注文以有此誤。蓋民之自新。由上之有以新之。或問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新字。即作新。新也。朱子注。文書。以章句自新。或謂蔡氏以章句或問作新不同者。以章句自新字為釋本文新字之故也。殊不知章句自新字作字中來。非釋本文新字也。夫汗俗之民。不遠乎禽獸。然同有此德也。上之人能自新。則民之振奮踴躍。自新其德者。自不能已。我自新而作興之。因民

之有自新者也。作之者。在於我。而所以作之者。在於彼。新之者。在於彼。而所以使之自新者。在於我。是以本文曰。作新之。作新。二。字在我。章句則曰。振起其自新之民。所謂解得妙矣。且章句例前所解文字。不復釋明明德章句。既云云。故於明明德於天下。則止。解於天下三字意而已。新民字亦經文章句。既不云云。於是則特解作字意而已。故余嘗謂此章句。凡十六字。是作字。註解也。不著自新字。則不得說出作字意。讀者往往不識于此。故其說紛紛耳。樸按。如此。則作字解中有自新字。章句亦有自新字。

為振起自新之民而新其民其義迂復難通蓋傳文
新字連作字為義而人皆病此傳新民宜釋經文新
民之義而反以為民之自新獨以作字釋新民經傳
不相應是由未察經筵講義章句或問始無異義也
傳三章

黃鳥節

張氏彥陵曰玩可以字口氣不曾說殺不如而其必
當警省意凜然言外

穆穆文王節

用齋周氏曰此條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歷指所當

止之處○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無
不止

陸氏稼書曰按此說敬止在一時不是說敬止是一
事若因之曰敬便止則偏矣

樸按敬止俱兼體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
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故大全張
氏之說不可從若西山真氏謂敬止之敬舉全體言
止於敬之敬敬之一事也則不妨

瞻彼淇澳節

陸氏稼書曰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蒙引俱不主武

大學言義
公言。蓋恂慄威儀盛德至善。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唯吳季子主武公言而麟士本之。然終不妥也。

傳四章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朱子曰。固是以脩身為本。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

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語類

張氏彥陵曰。按知本有三說。一說。指聖人聽訟二句。為知本之言。固非也。一說。直斷使民無訟者。為知本。亦非。一說。借訟上推開。說是教人於大畏。民探討悟頭。不是沾滯語。亦不是推原語。此解得之。

陸氏稼書曰。按第一說。或謂指聖人知本。與此大同小異。蒙引辨之詳矣。第二說。近似。然章句亦不從者。蓋此句。要推開看。如此說。便難推開。故也。惟第三說。是章句之意。○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耶。蒙引此條。辨得最是。不得以舍經從註疑之。

李氏岱雲曰。按饒氏聽訟末也。使無訟。理其本也。語本斟酌。蓋理其本。則必在於自明其明德矣。後人多脫却使字。以無訟為本。聽訟為末。不知無訟。只算得民德之新。如何算得本。蒙引以無訟為末。使無訟為本。則又非。蓋使無訟三字。原分不開。夫子只以使無訟對聽訟而言。未嘗以使無訟一層對無訟一層而言也。聽者上聽之也。使者亦上使之也。能明明德。以使民無訟。則是知本。徒聽訟以求民新。便是務末。是使無訟。正與聽訟分本末。何嘗與無訟分本末。蒙引誤以無情句為無訟。大畏句為使無訟。不知二句只一直說下。所以太註中用一蓋字。乃推原之言。聖人能。使無情實之人。不得盡其虛誕之辭者。由于我之

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也。能使二字。朱子已用在無情句之上。而蒙引猶欲分貼乎。時解誤以無訟爲末。于是以無訟爲治化盡頭。此外更無新民之事故。末字不用推廣說。豈知無訟只是民德自新。聖人正說必也。使無訟何嘗以爲末而後之。不明明德而徒求新民。不求使無訟而徒求之聽訟。此其所以爲末而當後也。只看朝廷何嘗不設訟獄之官。然井田學校禮樂政刑新民中。尚有許多事。故末不一末。本只一本。舉聽訟使無訟。是于新民中之一事。便見出根本大原來。故以此謂二字。指點之。所以註

用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句。以類推之也。

李氏禎曰。語類明云。使他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聽訟爲末。分明以無訟與聽訟分本末矣。而虛齋反謂不可以聽訟爲末。使無訟爲本。直與朱子相背。却不道自己心粗也。

晚村呂氏曰。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卽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

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于字義且未
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
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
行其書以為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傳五章

陸氏稼書曰雙峰饒氏及蒙引淺說皆是以表裏精
粗各有當然所以然而朱子又是以表與粗者為當
然裡與精者為所以然看來可兼用真氏以知所當
然為知性知所以然為知天恐亦難如此分知性知
天有淺深乎

傳六章

首節

晚村呂氏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
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
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
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
實便自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
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
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入致知傳矣且下節
誠中誠字又如何說得去

汪氏摺九曰。意字只指欲為善去惡的。一念說。故緊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如此也。高中玄謂好惡宜懸空說。而駁朱註好善惡惡之語為非。殆亦識見未透耳。

又曰意。只指好惡之念說。能惡能好。便是誠。若將意字作泛然動念之意。須於好惡前下一周折。云意之惡者惡之。意之善者好之矣。若如此說。則意有兩歧。意有兩歧。則有當誠與不當誠了。如何可說誠意。不知此意非泛然之意也。人非至愚。未有不欲為善而甘於為惡者。只堅持不定。此意便不真實耳。

學曾問。朱子謂今人要做好事。都自無力。只為他箇箇為惡的意思。在裏面牽繫。又曰。誠意十分為善。有十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便由斜徑以長。豈不是意中亦有善惡。李氏岱雲曰。只為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了。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曰。致知有致知條下事。誠意有誠意條下事。乃或問謂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不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則是以意之不誠。盡歸

於知之不至。而知之一名真遂更無自欺之蔽乎。曰朱子甚重知說。語類亦如此。如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這都是重知說。蓋真知善之可好。真知惡之可惡。這真知處便是誠。凡意之虛處。是知處虛。意之實處。亦只是知處實也。要之致知誠意工夫。原是並進。非致知之功無餘。然後纔誠意也。但天資高者。纔真知便無苟且自欺之蔽。一了百淨。天資下者。致知是知上著力。誠意是行上著力。兩頭都要吃緊做工夫。只看語類引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誠。可見是說那天資高

底。世無許多顏子。須是兩頭吃緊做工夫。

二節

虛齋蔡氏曰。意者。心之發也。又謂之獨者。心所自知也。章句幽獨之中。及間居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

樸按幽獨慎獨。皆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而言。與間居獨處也之獨字不同。蔡氏混幽獨於獨處。而以慎獨為不以地言。昏失之矣。

三節

晚村呂氏曰。有云十目所視二句。是棧足間居為不

善節。泳嘆又體耳。非謂君子因此而慎獨也。因此而慎。獨心不廣。體不胖矣。又有云考亭謂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之意。須主小人說。不知上文此謂三句。己將君子慎獨。杖足間居節。又何須從新咏嘆。小人乎。以嚴為慎。此意之所誠。心廣體胖。則意誠之驗。故廣胖之潤。與視指之嚴。本是一串事。有前後中外之分耳。不可彼此對較也。若謂嚴則心不廣。體不胖。然則如見大賓。承大祭。皆於為仁有礙矣。至朱子承上文云云。謂打上文說下耳。看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與十目手視指何異。數語蓋但言獨之可畏。而

君子之必慎。自見固不謂君子怕人。視指而後慎。亦非謂小人怕人。視指徒自若也。小人自若。在形外處。此嚴字在獨中說。朱子語自分明。豈容誣入哉。故謂十目二句。借小人反照說。則是却不得說壞了嚴字。君子惟知此嚴。乃所以潤身而廣胖也。際飛黃氏曰。按此條。則小人十目二節。通指小人之自欺。富潤節。單指君子之自慊。總以發明首節自欺自慊之意。朱子本如此說。白文之意。亦本如此。無可疑者。李氏岱雲曰。十目節。既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肺肝

大學說義
之意而言。自是就小人說下耳。其實幽獨之中。善惡都不可掩。豈小人之獨可畏。而君子之獨。反不可畏乎。只就獨說。而小人之惡之當戒。愈可見矣。際飛說。似因語類而疑章句也。

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

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

櫟按。此章上章既失。而下章亦無相承之語。故朱子補其略耳。補略之說。見右傳六章右傳七章之下者。是也。若饒氏之言。則朱子補略正為地足矣。不可從。

謹獨誠意之方也。語亦有病。纂釋詳之。

傳七章

楊豐之集說曰。有字便是病。所只襯貼之詞。重發所字者。謬甚。按四子書中。惟居其所在王所。二所字爲實字。餘如敬其所尊視其所以等。俱是虛字。括所字者。真可厭。

虛齋蔡氏曰。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

情然也。又曰。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

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為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為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也。

陸氏稼書曰。章句察字。與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察。專以慎獨言。此察字。汎以心之動言。慎獨却在此外。論語蒙引。謂存養兼動靜。省察是存養之一端。是矣。須知慎獨。又是省察之一端。

傳八章

陸氏稼書曰。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大全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但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脩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為害。屬家不齊。而遂以故諺節。為說家不齊。固非淺說。以家不齊在言外。而謂偏之為害。便是家不齊。亦非。

傳九章

首節

滄柱仇氏。子尹文徵評云。此題之解。說約誤。人不淺。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使眾屬國人。應上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說。據此是君子齊家於上。國人成

教於下。明明涉效驗矣。而却又謂指理而不及效。豈不自相矛盾。其不通者一也。且未言立教之本。而先言成教之效。預侵興仁興讓節立言無序。其不通者二也。君子教國人。是教之以孝弟慈。故下章云。上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正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皆教民以孝弟慈也。今謂君子孝於親。所以致國人事君之忠。君子弟於兄。所以致國人事長之順。君子慈於幼。所以致國人使衆之惠。是不以孝弟慈成教。而以忠順惠成教矣。其不通者三也。况所謂教國者。通一國之人民言。今顧氏

分作三層看。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之事上有君。有長。臣之使下。又有衆。則是所教者專在國之臣。而不及國之民矣。其不通者四也。朱子章句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也。此句固屬君子說。下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不曰國人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而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亦明指君子治國之道言矣。下又云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不曰此所謂家齊於上云云。而曰此所以家齊於上云云。分明是就君子身上說。以見教所由成者。皆原於此。若依說約。則與章句

大學言言辨言
不合。其不通者五也。或曰。大全載朱子一說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此道理皆是我家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此條似與說約相同。曰。朱子之說。或有一時問答而非生平定說者。觀朱子又云。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按此說確與章句相符。觀者固當擇此而舍彼也。或曰。孝所以事君。則是諸侯之上。必有天子。慈所以使衆。則是諸侯之下。必有百姓。若第所以事長一句。其說似乎難通。曰。第以事兄。此以家言也。至於在國。則大賢而爲師事與夫

大國之君方伯之長。皆所謂事長也。其說固不難通矣。或曰。然則治國之事。專主諸侯言。而無與於天子。亦安見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乎。曰。傳中所言。大槩泛論其理。而不必泥於其詞。此章言治國而引堯舜爲證。下章言平天下而引秦誓爲證。正見其理有相通。而不必判其孰爲天子。孰爲諸侯。况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公侯鄉士。莫不從事於此。則凡爲君爲相。而有治平之責者。皆當講求其義。安可執一以論哉。或曰。以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屬諸君子。其說果何所據。曰。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集說。皆

然而說約起於近世之新解。故不足信也。吳氏季子云。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而盡。陳善。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遜。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泛愛而廣博施。事君事長使衆。其節目甚繁。施爲甚悉。然本原所在。固已具於一家之內。而不待他求也。蒙引云。孝所以事君。三句。正說出國家一理。蓋言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所以事君。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

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又云。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卽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卽在此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卽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本文三箇所以字。可玩味。又云。此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是謂一理。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又云。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凡吾所以事君事長

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非是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存疑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言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何也。蓋家國一道。在家之孝。卽國之所以事君之忠也。在家之弟。卽國之所以事長之順也。君子能孝以教家。在國必能忠以事君。而教國人孝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能弟以教家。在國必能順以事長。而教國人弟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能慈以

教家。在國必能惠以使衆。而教國人慈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又云。或疑不曰孝者所以事親。而曰孝者所以事君。何也。曰若說所以事親。只是家中事。不見得家國一理意。必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然後見得在家事親之孝。卽在國事君之忠。家國一理之意。爲顯耳。

陸氏稼書曰。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

或曰其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滄柱仇氏曰。教以孝弟慈。曰既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必然脩命令政教。使人孝弟慈。然引導之本。全在躬行孝弟慈。以教於家上。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然非在國居位任事事君事長使衆爲民之標準於上。則在家之教亦無由推及於民。故治國君子。孝弟慈以教

於家。國之民既有所感發矣。及其於國也。忠以事君。順以事長。惠以使衆。又足爲民之師表。故民望其事。君事長使衆。咸勃然興起於孝弟慈。蓋忠孝一道。未有上以忠帥民。而民不興於孝也。况在家先已有孝。以帥之乎。弟順一道。未有上以順帥民。而民不興於弟也。况在家先已有弟。以帥之乎。慈惠一道。未有上以惠帥民。而民不興於慈也。况在家先已有慈。以帥之乎。孝弟慈以教於家者。乃平時之事。以見教之所由立。事君事長使衆。以教於國者。乃臨時治民之事。以見教之所由行也已。

樸按成教於國猶曰成治於國治即教也。不必於忠順惠外別說教國之事。仇云民望忠順惠咸興於孝弟慈。此與舊說反而其誤一也。教成之效自有下文。

二節

李氏岱雲曰。德之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待推也。朱子云不必言不待推。及此節却又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則又說推矣。諸儒不明其意。遂謂此節只重不假強為意。不重識其端而推廣之。更有謂只是推廣孝弟慈之端。非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予細玩或問語類皆不然也。語類云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

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觀此則人之保民不如保赤子。便是不能推慈之端。以使衆。或問又云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可見正為欲明使衆之道。當由慈幼而推之。故原其非有待於強為。以見其天良之自具。而奈何失之而不推也。虛齋謂本文如字意輕。推廣意在言外。是明將本文使衆一層截去了。稼書又以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發明之。亦大失集註或問之意矣。君子既有治國之責。

大學詩經語義
又豈只在家中。盡孝弟慈之理。而置國人於不問乎。康誥如保赤子。原說保民。本是使衆之事。傳者引而釋之。見保赤子誠求原。不假於強爲。只察其端而推廣之。而保民之道在是矣。若謂只觀感自化。不待推廣。則興仁興讓。君子惟坐享其成。亦不必有令有求。有非矣。而下文又說藏身之恕。何也。朱子於此節。預下推字。正探下恕字。以立說。人只道治國章有感化無政事。謬。

樸按首節仇滄柱得之。次節李岱雲得之。今於二家取長舍短。是章之義始明。他說紛紛。不攻自破。故不

盡辯。

玉溪盧氏曰。引書。卽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

李氏禎曰。按誠求以保赤子。原不待學而能。所謂不假強爲也。保赤旣指慈言。則立教之本。正指孝弟慈矣。况語類明云。求赤子之所欲。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則在本節論慈是本。保赤是端。如保當由保赤之端。以推廣之。而盡使衆之道。玉溪以本爲明德。端爲孝弟慈。誤矣。

三節

大全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陸氏稼書曰。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為慈之反。亦不必如吳氏季子以父慈子孝為仁。兄友弟恭為讓。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讓。此固是化。然其中亦自有推撥字。最要玩。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

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最說得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四節

仁山金氏曰。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已者。未有可推以及。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

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為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為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

李氏代雲曰。朱子謂忠直是實心。直是忠實不偽。到應事接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觀此則有諸己無諸

己。有忠在裏面。就到求諸人。非諸人。也有忠在裏面。所謂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者。正以推己及人之中。皆要有盡己之忠。以為之本也。乃金仁山。陳新安。皆以有諸己無諸己為盡己之忠。以求諸人非諸人為恕。分忠恕貼人己。豈求人非人時可不盡心乎。章句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以一恕字。總承之。其實有而後責。實無而後非。則忠為之本也。所藏乎身不恕。只是先不能有諸己無諸己。此身已無可推。却把甚麼去推以及人。便是所令反所好。

不能喻諸人便是而民不從諸儒以藏乎身當忠亦
是怨外另添上一箇。

李氏禎曰按一家仁讓則一國自然仁讓是感化之
機如此君子知得這家國相通道理所以有而后求
無而后非有推己及人之事矣分明拈出令字來實
實指政事上說時解只坐認煞上節註語教成於國
之效一效字不知此但言感應之效非謂治國不須
政事也但意責重君子當先自盡耳。

五節至末節

李氏禎曰按朱子謂通結上文以上文有兩意語類

謂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一意此下便說其
所以教者如此又是一意不出家而教成所謂家齊
而后國治不齊家不能治國也下更說其所以教者
如此所謂家齊而后國可得而治治國自有治國之
事亦不單靠齊家也三者便是教之目是實實地把
孝弟慈去教他一番非只自盡於家他便感化但不
躬行則不能化得人耳朱子分明謂此一段只此兩
截奈何人皆失之。

李氏禎曰第二箇宜其家人已推開之子說到
君子身上見詩咏之子之能宜其家人如此君子

有治國之責。亦必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是就詩辭補一層說。不然之子有何治國之責。而謂其而后可以教國耶。時解。又有謂君子能化之子。有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亦多一層。下節第一箇宜兄弟。是就美元侯說。第二箇宜兄弟。亦指凡教國之君子先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之宜兄弟也。

櫟按或問云。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之意也。則能化之子之說。為是。

陸氏稼書曰。足法亦只虛說為是。翼註曰。足以法於家人。或又云。足法於民。皆偏。

虛齋蔡氏曰。不是謂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此所謂其儀不忒也。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

櫟按。一家之父子兄弟。皆足法。然後見其家道之極美。蔡說非是。朱子答人問。是章舉堯舜周公事。辯之者。其不就一身。而尤章章夫堯舜周公之一身。以為父以為子。以為兄弟。豈有欠闕不可法者哉。但其子。

其兄弟之未化。故有常變之論耳。陸氏稼書曰。此數在字。與致知在格物在字。又不同。若便以彼例此。則真拘儒矣。

傳十章

據按。朱子答江德功曰。絜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絜。乃得其義矣。據此。則諸家度之以矩之說。皆失其義矣。絜以已心度物也。矩得均齊方正也。均齊方正字。自矩字來。矩字自平天下平字來。絜自絜。矩自矩。二字停均相合而成義。以名平天下之要道也。其義蓋謂以已

之心度物。使天下均齊方正。猶執為方之器而從事也。世之訓絜矩者。有云度而方之。有云度而致其方。為其說者。以為矩之為義。若孟子集註訓以所以為方之器。則規矩準繩之類。言器也。若訓以所以為方。則直可以方字當之。殊不知無之器二字。亦指器而言。特解有詳略耳。小學本註。笏所以記事也。足以証之。且朱子若欲以矩字為方字。則當曰矩方也。不當以下所以為三字。其曰方之者。做活字看。亦不考朱書之失也。

虛齋蔡氏曰。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自用。人言以

大學詩說辨義
為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正
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人者味
本文之旨則但見其繫承上文繫矩而言耳味章句
之詞亦但言其能繫矩而以民心為己心而已皆未
見得專就用人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人一端言
者謂下文好人所惡條章句云自秦誓曰至此又皆
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
南山之意遂以為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
不知此章太旨止是繫矩繫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
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

繫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繫言好惡下
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其言用人雖若與上不同其就
用人言好惡則歸於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
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証上文謂其
亦專就用人一端言耶

吳氏因之曰有人有土處要說得斟酌既是平天下
之君子原是天下皆吾人天下土皆吾土此只是言
人民土地我能固之耳程文說出化外去亦似泥故
下民聚亦只是不離散之意不必說到近悅遠來上
晚村呂氏曰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箇明德對

新民言。則民為末。在聽訟言。則訟為末。就財用言。則財為末。

李氏岱雲曰。或問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分明看德在絜矩之先。况註又訓德。即所謂明德。正恐人誤把此德字。便貼絜矩謹好惡說也。明德是自己身上事。絜矩是平天下條件。如何混得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有德即是絜矩。自看差了。玉溪盧氏謂有德則能絜矩。作推一層說。最善補本文。

虛齋蔡氏曰。上句不當因鄭說而遂泥定。以為人君之言。凡人言語皆然。故一則曰者。二則曰者。是并下句皆泛說。鄭說雖只就人君言。意則與之昭合無間。故引之。且云得其旨矣。是其說偶得傳者之旨。而未必是正釋其義也。論或問所引鄭玄說

虛齋蔡氏曰。其如有容焉。言如物之有容者。蓋人之一心。豈真有許多大。有許多濶。可以容受許多物哉。故為之形容曰。其如有容焉。此正指其心之休休處然也。

櫟按。此說新奇。然若有容與寔能容之相照應。若以為如物之能有容者。則理不通。

陸氏稼書曰。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而以尚亦有
利總承。至此為正。
陸氏稼書曰。按四箇不能。人只作寡斷說。便不得其
所以不能之故。註云。君子而未仁。夫未仁便是私。夫
不盡。私去。不盡。故恐用君子以妨己欲。退小人以難
遂己私。如何能決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折。是
多少遲回顧慮在。

次崖林氏曰。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
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
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

引以子願孝為己之心。父欲孝為物之理。子盡孝以
事父。為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己
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朱子曰。忠信
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曰。
忠是就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按此與蒙引不同。
晚村呂氏曰。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
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公之
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脩己治人
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
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

之公者也。

晚村呂氏曰全傳專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貨財。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故舉一二十大端。指示此理耳。其寔禮樂刑政動止云爲。無非好惡。非謂好惡之道止於此也。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平對亦屬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

標按條目傳後。右傳幾章。下章曰釋二目者。唯誠意。以其前後無所起承。故朱子有補略之說。正心傳以下。則皆曰釋二目。七章釋正心脩身。唯論正心不及

脩身功夫。而其結。有脩身在正其心一句。八章釋脩身齊家。唯論脩身。不及齊家功夫。而其結。有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一句。由此觀之。七八章似所主在上目而帶說。下目以示序。不可亂功不可闕而已。其實非釋二目之義。至九章。釋齊家治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則各舉二目功夫。則七八章與九十章同。曰釋二目而有不同者。七八章下目。雖似帶說。其言如此而後可如此。則未嘗不及下目事。要之七八章釋二目者。皆平看爲是。講家或謂釋二目者皆當重上而輕下。果爾則連而至十章無復平天下功夫也。

豈有斯大學耶。

大學諸說辯誤 畢

合刻大學纂釋辯誤跋

學庸表章於二程子。而闡明於朱子。大義精意。無復遺蘊矣。然其微奧之旨。領會非易。是以私泐之後。談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層出。不能無純駁襍糅之病。初學之矇。將安適從。精里先生。每為諸生。講說大學。必瀏通眾說。一折衷於章句本旨。點其異。而即其同。排其流。而究其源。經文遂成斯二書。纂釋以鳩精要。辯誤以正舛訛。然後章句之旨。炳星文章。雲漢。不為復瘴煙淫霧所蔽。諸生受讀。頗艱。寫錄屢欲捐貲。以鈔梓。而先生不之許。頃書費某。又懇乞不止。乃

許之。蓋向之不許。不自是也。今之許。不自私其所得也。魏
貞翁自叙四書纂要曰。學者由此以求集注之旨。由集注以
求聖賢之心。與己之心。則解詁之學。與性天之理。可以貫
之。余於斯書亦云。若中庸有撰著而未脫稿
辛未冬十月一日 石原增島固識

大學集釋序
許之。蓋向之不許。不自是也。今之許。不自私其所得也。魏
貞翁自叙四書纂要曰。學者由此以求集注之旨。由集注以
求聖賢之心。與己之心。則解詁之學。與性天之理。可以貫
之。余於斯書亦云。若中庸有撰著而未脫稿
辛未冬十月一日 石原增島固識

青藜閣藏版書目錄

江戸淺草茅町一丁目

須原屋伊八

四書集註

道春點素讀本
大字最勝堂板

全冊

朱子心學錄

明朝金谿王質輯

全冊

同 集註

朱錫旂校正
一齋先生覆詳

全冊

大學章句纂釋
同 諸說辨誤

古賀精里先生著

全冊

周易古註

魏王弼注
晉韓康伯注

全冊

四書便講

佐藤直方先生著

全六冊

同 正文

穀山先生校正

全三冊

女誠

後漢曹世叔著
忠珍先生新注

全二冊

物理小識

明朝方密之著

全冊

崇陰比事

明朝桂萬榮著

全二冊

文子全書

入江南溟先生校

全四冊

孝經會通

明朝沈淮著
善庵先生校

全二冊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山井鼎先生撰
物叔達先生補

新定儀禮圖

高田侯儒臣
村松先生著

二帖

易經詩經書經春秋禮記孝經孟子
七種ヲ合刻ス

全部三十二冊

關尹子

白井真純校

全冊

鹽鐵論

漢朝桓寬撰
明朝程采校

全冊

關尹子

白井真純校

全冊

大清廣輿全圖

水戸赤水先生校
彩色箱入一枚

唐土ノ地圖世ニ行ル、者善本有リナシ依テ先生多年研究シテ此一大圖ヲ製ス水陸道程山川ノ疆界日景星度ノ遠近ヲ量リ以テ天下ノ形勢ヲ知ラシム

歷代州郡沿革地圖

水戸赤水先生著
折本一帖

大清國海陸道程圖

禹貢九州圖

周職方氏圖

春秋列國圖

戰國七雄圖

秦三十六郡圖

西漢州郡圖

東漢州郡圖

三國州郡圖

西晉南北朝圖

唐十五道圖

大明十三省圖

亞細亞小東洋圖

尋常ノ地圖一異ニテ每圖分度ヲ量リ方尺餘ノ紙面ニ歷代ノ變化沿革ヲ微細ニ著シ席上ノ一奇觀ニ備フ尤尺讀史家涉獵ニ臨テ成敗事跡ヲ探索スルノ勞ナカラシム五彩ヲ施シ一覽ニテ瞭然タラシム

禮記王制地理圖說

赤水先生著
全冊

附録ニ千乘國考別子五宗考十二律三分損益考歲星行度考二十八宿星圖考七耀右旋圖考ヲ載ス
林道春先生講解
古名管蠡抄
全五冊

博覽古言

相傳フ管相公編輯之五七延喜帝(奉)ラセテ所ノ書ナリトハ六經(正)史下ハ諸子百家ノ書ヨリ要語格言ヲ擇出シ君道政事文學武備禮法官制刑法祥瑞祭祀人倫人事臣道風俗ニ至リ十二部ヲ分ツ學者善ク熟讀シ之誠ニ身ヲ修メ國ヲ治セ助ハ云モ更ナリ博物多識ノ益多事モ少ナカレ

撈海一得

鈴木澧州先生著
全三冊

國字ノ隨筆ニテ雅俗ノ考証ヲカ子學問ヲ心ガクルニ甚益アリ故ニ博物家王坐石ニ置ベキ書ナリ

熙朝樂事

明朝田汝成著
尾張南康先生譯
全冊

明朝ノ年中行事ヲ記ス悉ク國字ヲ以テ傍註ヲ附ス和漢月令大同小異有テ博覽家ノ考證ト成ヘキ書也

行書類纂

潢南關先生撰輯
東陽關先生編次
全冊

古ヨリ行書ノ體ヲ集タル書少シ以テ晉唐宋元明ノ諸名家ノ體ヲ碑面或ハ古今法帖ヨリ模寫シ字彙ニ倣ヒ畫引ニ集字シ同字ノ異體ヲ索ルノ便ニ備フ實ニ入木ノ至寶臨池ノ紺珠ニ充ツヘキノ良書ト云ヘシ

宋詩鈔

清朝張二銘選
北山先生校閱
小刺
全四冊

金詩選

清朝顧奎光選
柳灣先生校訂
全四冊

元詩鈔

清朝張二銘選
一齋先生校閱
小刺
全四冊

米菴先生百絕

賴山陽
窪天氏三先生評
池五山
全一冊

樂志論

米菴先生書
紳書大字
全一帖

范石湖
揚成齋
陸放翁
三大家妙絕
市河寬齋先生撰
全一冊

方秋厓詩鈔

清朝吳孟敷選
天氏兩先生校
全三冊

宋三大家律詩

范石湖
楊成齋
陸放翁
兩先生撰
全二冊

北禪詩草

大典禪師著
全六冊

北禪文草

大典禪師著
全三冊

伽陀

大典禪師著
全一冊

小雲棲手簡

大典禪師著
諸ノ尺牘ヲ集ム
全一冊

增訂宋詩礎

天氏先生著
全三冊

東坡山谷石湖放翁ノ四大家ヲ首トシ諸名家ノ尤奇字妙句ヲ悉クアツム會席旅行ニノツミテ斬新ノ造語ヲ勢ナクテ速ニ求ル懷五ナリ

宋詩語二編

櫻守
山松
兩先生輯
小刺
全二冊

前刺ニモレル所ノ妙語ヲ著ス前後ノ兩書全クニテ作意ノ機會ニソノフ

冷齋詩話

宋朝僧惠洪著

全三冊

洪公嘗于東坡山谷下交リヨシ清談佳話喜ベク驚ベシ一度此書ヲ覽テ愈快ト賞歎セラルハシ

隨園詩鈔

市河寬齋先生撰

全三冊

小倉山房詩鈔一千五百首ノ中ヨリ初學ニ解シ易キ詩四百餘首ヲ拔萃セシモノナリ隨園ハ清初ノ詩風ヲ一變セシ乾隆年間詩人ノ大家ナリ當今詩ニ志スノ君子此詩鈔必ス讀ベキ書ナリ

寬齋先生遺稿

三友先生編次

全七冊

先生ハ近世ノ詩宗ニ當時流行スル詩風ノ鼻祖ナリ妙作至テ多シ曩ニ數種刻成テ盛行スル此編ハ中年ヨリ晚年ニ至ルニテ數千首ノ中ヨリ鈔録ス奇趣絶調ハ讀メテ知ルベシ

作詩志毅

山本北山先生著

全一冊

唐宋明ノ詩作ノ異ナルヲ論シ附録ニ祖祿南郭ノ詩文章ノ謬誤ヲ舉ゲ示セシ書ナリ

全唐詩逸

市河寬齋先生輯

小刻全一冊

清朝康熙帝ノ全唐詩一百卷ニ遺逸シテ九所我日本ニ傳ヘシ唐詩ヲ寬齋先生集ノテ三卷トナシシヲ彼土鮑廷博ノ知不足齋叢書中第三十帙日三再刻シ道光三年翁廣平其跋ヲ書シ極テ賞歎ス今又其マ、翻刻スル者也

佩文齋兩韻便覽

天民先生著

懷中折本全一帖

清ノ彭元瑞カ詩韻異同辨ニ本ヅキ佩文韻府中一字平仄兩用ノ字ヲ選ミ記ヲ附シ實ニ簡便ニ集會且ツ旅遊ノ懷寶ニ備フ

作詩字例

芝水先生著

小刻全一冊

上六朝ヨリ下モ元明ニ至ル迄諸名家全集ヨリ佳章秀句ヲ精選シ且出所ヲ記シ詩人ニ愛スル書也

孝經樓詩話

北山先生著

全一冊

先生非常ノ論ヲ發シ唐宋詩學ノ真偽ヲ辨折スハ更ナリ作詩立意ノ緊要ヲサテ又考證ニ益ナリ

唐詩平仄考

盧玄淳先生著

小本全三冊

四聲世々ニ變アリ然レド近體唐ヲ以テリトシス平仄ヲ險トシテ天然ノ聲音コニ有テヲ知ラサルヲ憂ヒ又近世大家モ平仄ニ泥シテ字義ヲ誤レテ有ニヨツテ其作例ヲ解折シ正路ヲ教導シ玉フ

幼學詩韻

桂林先生校閱

全一冊

世ニ韻礎ノ書多シトイエ兒童蒙ニ便トラス此書ハ手近キ題ヲアツテ四季并ニ雜ト部ヲ分ケ廣クシテ至テ作リヨキ韻ヲ題コトニ出シ次ニ轉句押ヲトシテ字ヲモソエオキ韻語ニ逐ニ國字ヲ附シ意味ヲモソブ詩語碎金詩學小成頓語詩傳ナドノ書ヲ見テ字ヲトリ合スル易ク一首ヲ作り得ラルベキ詩道教育ノ書ナリ

幼學詩韻續

蘅園先生校閱

全一冊

前件ニシルス詩韻日々盛ニ流行ス然トイエテ諸君子詩題并ニ韻字ノタラザルコトヲ患フ依テ先書ニ洩タル題ヲ設ケ韻ヲ附シ不足ヲ補フ

詩學小成

葉先生著

小刻全四冊

此書ハ時令ノ門部ヲ分ケ亦贈答即事等ノ題ヲモソケ熟字ヲ附シ韻礎ヲ屬シ又轉句及ヒ平仄ヲ記ス初學師傳ナクトモ作詩ノ自在ヲ示ス

頓悟詩傳

葉玄之先生著

小刻全一冊

初ニ詩題十餘種ヲ出ス一字ヨリ三十字ニ至ル且成語熟字地名異稱等ノ部類ヲ分シ部テ詩作セシ良材ト云ルハ此書ナリ

四聲韻選

芸閣先生著

小刻全三冊

李太白杜子美ノ平韻仄韻ノ作例ヲ鈔出シ附録ニ兩韻ノ字義ヲ述ル

西域聞見錄

清七十一椿園著

全三冊

清ノ康熙雍正乾隆ノ間西域回部ノ諸大國ヲ往々平定シ咸ク版圖ニ入り内地トナルヲシルス且ツ其諸部ノ山川人物風俗物産等ヲモ詳ラカニシルス

初學文軌

大典禪師著

全三冊

禪師積年之精研ヲ以テ漢文ノ雅ヲ舉ゲ示ス和習ノ浮俗ヲ脱出スルヲ諄々ト教授シ玉ノ書也

作文志

北山先生著

小刻

漢文ヲ和譯シ覆文法ヲ示シ和文ヲ漢譯シ死活勢ヲ悟ルニ至リ街談巷說ヲ戲作シ作文ノ難事ヲサガラシム

文藻小成

芸閣先生著

小刻

經史子集ノ他群籍ヲ鈔録シ佛典ニ至ル盡ク書目ヲ標シ門部ヲ分チ一見ノ來歴ヲ知ル且和辭ヲ附メ取用頗レ便宜ナリ誠ニ香一炷ヲ燒テ限トシ席上ニ頓作セム今ソノ成文ニ三篇ヲ舉ゲ一章ノ機軸ヲ知ラシム實ニ作文ノ捷徑ニ直ニ筆頭花ヲ生シ妙用神ノ如シ

文藻行潦

北山先生著

小刻

文章尺牘ニ用ユキ古今ノ雅語ヲ平常ノ俗言ヲ以テ集メ其語ノ出所ヲ記シ部門ヲ分チ伊呂波寄ニ初學作文ニ臨テ急速ニ其語ヲ求メ甚便利ノ書ナリ

尺牘筌

鈴木澹州先生著

小本

和漢諸尺牘中ヨリ初學日用ニ便ナリ語ヲ採摘シ和辭ヲ附メ語ヲ求ルニ甚速ナリ

尺牘彙材

淡園先生著

小本

諸大家ノ良材ヲ選ニ叙懷存問餞別慶賀時候其各數々各ノ部門ヲ分チ大成ノ國字ヲ附ス且以漢字ヲ和俗漢雅ノ作例ヲ對照シ變化自在妙用ヲ知ラシム

東藻地名箋

增補小刻

全一冊

宇内ノ山川府城郡縣名所田跡ヨリ寂寥幽邃僻遠地ニ至ルマテ盡ク網羅シテ遺スルナシ蓋シ古今名公鉅儒ノ詩文集ニ就テ尤其雅訓ナルヲ拾收シ亦時々人事器用禽獸草木等ノ異名ヲ附録シ詩作文章尺牘ノ必用ニ坐右ノ清玩ニナリ且旅行懷室トス

含錫紀事

台州先生戲作

全一冊

日本兒童ノ云傳ヲ舊話ヲ漢文ニ面白ク綴リ俗譯ヲ附メ初心漢語作文ノ例則ニモナルベキナリ

經史摘語

鈴木澹州先生著

全三冊

經史ヲモトシ諸子百家衆流ノ書ニ至ルマテ悉ク採擷シテ其出所ヲ示シ且專ラ作文家ノ咄嗟ヲ辨ゼンタメ伊呂波引ニシテ探討シ易カラシム博物ノ君子モ必遺忘ニ備フヘキ書ナリ

紀効新書

明朝戚南塘著

全一冊

往昔ヨリ舶來スル所ノ書三種アリ各異同アリテ諸君子疑評スルコト多ク今茲ニ翻刻スル所ハ戚將軍晚年ノ定本ニシテ東伍篇ヨリ水兵篇ニ至テ通計十八篇アリ實ニ刪定ノ全書ナリ

西洋火攻神器說

明朝何汝賓著

全一冊

巨炮ニ攻守戰ノ三法アル事ヲ論シツマビラカニ其器ノ形状ヲ圖シ大小銃筒ノ鑄造彈丸ノ輕重大藥ノ煉造法ヨリシテ放チヤウニ至ルマテ具ニ其製作秘術ヲ載ス

國字解

但徠物先生著

全三冊

巨炮ニ攻守戰ノ三法アル事ヲ論シツマビラカニ其器ノ形状ヲ圖シ大小銃筒ノ鑄造彈丸ノ輕重大藥ノ煉造法ヨリシテ放チヤウニ至ルマテ具ニ其製作秘術ヲ載ス

單騎要略製作辨

村井昌弘先生著

全一冊

享保中被甲辨ハ印行成テ世ニ行ルテ盛ナリ此書好事ノ諸客傳馬ニ珍奇トシテ秘藏愛玩ス茲ニ慮ラスマ昌弘先生ノ賢孫ヨリ真本ヲ惠賜セラレテ世ニ公ニス

騎士用本圖說

關重秀先生著

全一冊

騎馬士件ノ書ニシテ馬具良具ニ至ルマテ製作日用ヒ方ノ便利或ハ武術執行ノ肝要等ヲノミ將九字ノ極秘ヲモ論セリ

新刀辨惑錄

鈴木一高齋著

全一冊

目利心得ヲ初トシ往昔ヨリ世ニ行ク所ノ新刀銘書費余鍛工ノ評書誤名說或ハ漏名更等ヲ具載著ス

中古甲冑製作辨

榊原香山先生著

全三冊

此製ハ天文ヨリ慶長ノ頃迄中古戰國ノ時用テ矢石ヲ避ケ坐作進退ニ武威顯ルノ所ノ利用ヲ宗トシテ古代ノ武器ノ悉ク一變セリ等圖式ヲ加シ辨ズ

王羲之 樂毅論 合刻

小楷 全一冊

米元章蕭閒堂記

行書 全一冊

米家書訣

市河三吏先生輯 全一冊

米元章ノ家法ヲ始トシ前賢論書ノ名言活句ヲ先生悉ク自ラ歴試シテ精確至當ナルヲ蒐輯シ且ツ李陽水翰林密論用筆法二十四條ヲ増補シテソノ二附録ス實ニ書家希代ノ寶鑑ナリ

清三家書論

市河米菴先生輯校 全二冊

清朝王虛舟ノ論書臚語米聞雲方書學捷要深同書ノ書論ヲアツムイッレ近世ノ奇書ナリ抑歷代編述ノ書論多端ニテ初學望洋トシテ解シガタシコノ書論ハ前賢ノ秘訣ヲ發揮シ且ツ三家自得ノ妙説ヲノミ繁ヲクツリ簡ニツク實ニ書學ノ捷徑トスベキ書ナリ

中書楷訣

明朝姜立綱著 全三冊

永字ノ八法ヲ初メ體勢運筆ノ妙要ヲ集列ス書ヲ嗜ムノ君子常ニ机上ニ安置シテ其結體骨格ヲ煉磨シ玉ハ、自ラ其妙處ヲ會得トテ墨道ノ佳境ニ入ベシ

書述

東江源麟先生著 全三冊

歷代名碑古帖ノ真贋摹搨ノ精粗悉ク前賢ノ譜論ヲ集録シ折衷スニ自己ノ卓見ヲ以テス亦古今法帖ノ總目ヲ載ス實ニ書道ノ鴻寶トナスベキ書ナリ

草書禮部韻

宗高宗御書 全五冊

古體ヲ博彙セシ書ニシテ運筆結繩ノ至寶ナリ

金聲巧聯

明朝徐公仁輯 小刻 賀向陵先生校 全一冊

歷朝詩書諸百家ノ集中ニ就テ舊説ヲ脱シ新意秀逸ノ句ヲ精撰シ部門ヲ立テ天門

米菴墨談

市河三吏先生著 全三冊

執筆ヲサトシテ檢鏡ヲシス其法楊董王三家ノ真譯ヲ推舉シ諸体ヲ論シテハ秦漢ヨリ明清ニイタル古碑名帖及ヒ真蹟ヲ品評シテソノ賞鑑ノ精微ナリ全ク毫末ヲ割析ス談次繪事ニ及ヒ兼テ落款式教十條ヲエラシ又花押ヲシテス筆墨楮絹ニイタルマデ明辨詳密枚舉スベカラズ書家ノ龜鑑トスルノミナラス好事ノ君子亦此書ヲ覽テ千載ノ奇遇ト云

略可法

市河米菴先生著 全二冊

宋元以來諸名家ノ真跡等ニ就テ額聯扇面堅物橫物五種ノ体裁サマ、異ナルモノヲ先生年來臨摹シオカレタルヲ縮寫集刻シテ臨池ノ一助トス書家ノ机案ニノボセ座右ヲ闕クベカラサル必用ノ書ナリ書學ノ君子一覽シタマワハ更ニ段ノ好處ヲ得ベシ

米菴墨談續編

市河三吏先生著 全三冊

曩ニ著述セラレシ墨談ノ遺集ニシテ第一ニ隸八分飛白體勢ヲ分解シ、劈窠及ヒ印々泥錐畫沙ノ字義ヲ分明ナラシム且ツ淳化停雲戲鴻帖等ノ異同ヲ校シ漢唐以來ノ碑文撰書ノ休格ヲ廣ク集メ篆隸運筆ノ奧秘ヲ探リ其餘筆墨硯紙文房諸具ノ論ニ涉リ旁ラ古銅器玉器ノ真偽及ヒ銅玉ノ色迄一々辨ジ古圖ヲ縮寫シ詳ニ其名稱ヲシテ只臨池ノ模範タルミナラス好事ノ諸君一タニ披閱セハ手ヲスツベカラサル書ナリ

皇國州名歌

米菴先生撰書

全二帖

此墨帖ハ日本ノ州名ヲ七言長篇ニ綴リ楷行二體ニテ大字ニ書シ童蒙ニ便ナラシム只書學ニ益アルノミニ非ス常ニ此篇ヲ熟讀スル時ハ凡ソ五畿七道ノ形勢ヲ居テカラ知シムベシ

試毫帖

市河米菴先生書

全二帖

先生平生筆工ニ命シテ楷筆行草筆ヲ製スルコトニソノ筆ヲ試ミテ諸體ヲ書セラシメヲ筆工乞請テ刺セテナリ其後來舶入張秋琴江芸閣等末ニ詩跋ヲ附シテ又彼邦ニ持歸リ侍講學士梁同書モ又跋文ヲ附シ並ニ書論一帖ヲ先生ニ寄ス今發行セル三家書論中ニ其書論ヲ全ク刺セリ實ニ希代ノ珍事ナリ

敝帚帖

市河米菴先生著

全二冊

平日諸君子ニ贈答セラレシ雅俗ノ書牘ヲ其マ、門生集メ刺スルモノニテ書簡ノ手本トスルニ便ナリ

三體千字文

米菴先生書

全冊

此墨帖楷ハ顏魯公ノ體ニヨリ行ハ趙模ノ體ニヨリ草ハ懷素ノ體ニヨル且ツ諸家ノ千文ヲ書セシヲ考究シテ一字一筆ヲ辨シ末ニ異同ヲ別ニ悉ク舉ク

二體廣千字文

米菴先生著

全冊

是ハ清ノ錢俊選カ著スル所ニシテモ楷體ノ千文ヲ行草ノ體ヲエラミ合セ書スルモノナリ廣千文ノ此邦ニ行ハルコト先生ヨリ始ル

墨場必携

米菴先生輯

全二冊

唐宋明清諸名家ノ詩文集中心ヨリ凡天地日月ヨリ山林人物花果鳥虫ニイタルマテアラユル画題ノ妙句二三字ヨリ四字ニ至ルモノヲ鈔出シ且銘箴間雅ノ語及ヒ對聯ノ佳句數百條ヲ載セテ常ニ懷中セラシモノヲ乞請テ遂ニ公梓ス墨場ニ遊フ諸君ニ一覽シテ必携ノ虚ナラザルヲ知リタマフベシ

傷寒論類方

清朝徐靈胎著

全二冊

此書方ヲ以テ類ヲ分チ症ヲ以テ方ニ係ケ加減消息ニ至ルマテ精當簡核ニシテ傷寒論ノ津梁タルノミニアラス實ニ症ヲ見テ治ヲホトコスノ模範ナリ吳江ノ徐先生権奇英發ノオヲ以テ八十餘年ノ工夫ヲコラシ著述セル所ニノ近世未曾有ノ珍書ナリ

經穴彙解

南陽原先生著

全六冊

往昔ヨリ俞穴ノ書夥シトイヘトモノノ說支離顛倒有テ定所明カナラス因テ先生素問甲乙千金外臺ヲハシメトノ明清ノ諸書ニ至ルマデ世々經絡俞穴ノ說アル書ヲ搜羅シ又本邦古今諸家ノ說ヲ執捨シ同身寸ノ非ノ照シ異同ヲ辨別シテアヤマリテ訂正次デ十二經脈任督二脈奇經ニイタルマテ圖ヲモツテ示ス或ハ脚氣八所四花患門ノ俞穴マデモ盡クツマビラカニ說示サレタ古今ノ規則タル寶鑿ナリ

難經經釋

清朝徐靈胎著

全二冊

難經ノ書ハ古來ヨリ內經ノ精要 本キテ其蘊奧ヲ發ストス今此書ハソノ素問靈樞ノ義ト相乖クトコロヲ辨駁シ定メテ素越人ノ作トセズ摠テ經文ヲモツテ經文ヲ釋シ經文ノ證スベキナキハマ、仲景氏ノ書ヲ引テ一語モ舊注ヲ襲ハズ深文奧義片言半句ニ瞭然トシテ得失ヲ披ヒ銖銛ヲ校スル一微妙タキハム古人未發ノ書ニシテ難經ノ指南車ナリ

二喜直指篇

南陽原先生補訂

全三冊

此書ハ古河三喜翁ノ著ス所原先生ノ家ニ藏メテ歷試極メテ多シ且記スルニ國字ヲ以テシ卷冊浩ナラズ披尋甚ク便ニテ單方ノ最モ簡要ナ者ナリ三喜翁ハ甲斐徳本翁トシテ稱セラル弘治年中明ニ渡テ醫術ヲ學ブテ二十年帰朝ノ後道三翁ノ師トシ尤高名ノ良醫也是ヲ以テコノ書醫家ノ帳秘多ク見タマフ

和蘭醫範提綱 宇田川榛齋先生著

全部三冊

西洋解剖術ノ説ニヨツテ人身内景諸臟腑器ノ實蹟ヲ講明シテノ形質官能ノ秘蘊ヲ闡發シテ同好ノ髦士ヲ誘導シ從來摸索ノ聲争ヲマカレテ内景ノ真面目ヲサトフシム尚マタソノ諸器ノ虚實變故テヨリテ諸病ノ原由ヲトキシメシメタ某ノ器械損敗スレモ其ノ患病ヲ救スルユエニテ推究シテ其ノ家ヲシテソノ方法技術ヲホドコスノ端緒ヲ啓發シテ捷徑簡便ニソノ要旨ヲ領解セシムコレミナ往籍ノイマダ載セザルトコロニメ實ニ醫家内景究理ノ模範ト称スベキノ書ナリ

傷醫新書

杉田玄白先生起業 大槻玄澤先生翻譯

西醫内外科ノ名哲老嫗佐協乙速的盧ノ著述ナリ初等入門ノ規則ヨリ百般ノ治術療法トヨビ縛帶諸式使用ノ器械等凡ソ外科ニ關係スルモノノ説ソノ圖

内象銅版圖

榛齋先生著 管入一帖

此圖ハ醫範提綱ニ就テ或形ヲ對照シ内景解剖ノ精微ヲ著シ然ラズ直ニ其真面目ヲ机案ニ展觀シテ頓ニ領會シ易カラシム且ツ本邦銅版ノ魁首ニシテ海内此圖ニ比フモノナシ

叢桂偶記

南陽原先生著 全三冊

諸書ニ出ル仲景ノ事跡ヲ參訂シ廣東人參伊吹艾等ノ考ヘ神農祭ノ說痲瘡八丈鳥ノ流行ノ事并ニ痲瘡神ノ考工傷寒ノ名義ソノ餘和漢ノ羣籍ヲ搜索シ後世ノ書トイハレ醫門ニ裨益アルモノヲ採テ尚マ附案シテ考證ニシテヘタマフ其卓見ノ隨筆ナリ

醫事小言

南陽原先生著 全七冊

國字ヲ以テ醫學脈論ノ秘事察色狐ノ見點等マテ委クシラス病因病名ヲ古書ニ考ヘ經驗ノ良方ヲモツテ療治ヲ教ヘ且ツ家ノ秘方ヲヒ附シアラハス

遠西醫方名物考

宇田川榛齋先生著 全部三十六冊

西洋ノ藥品和漢オヨビ南海諸島ノ産物ルソ草木金石土塩動物ノ品類古今イマダ曾テ言ハザルモノアルヒハ漢說アレドモソノ出所性質ノイマダツマヒラカナラザル者ヲアツクテ西洋ノ製煉術ニ試テハジメテ其性能ヲ覈知シアルヒハ舶來藥品ノ眞實鑒定ノ法ヲ詳カニシアルヒハ製煉方劑ノ類經驗ノ奇方良劑マテ各條ニ附録シ或ハ洋品ニテモ和漢ニ産スル者ハ皆是ヲ舉テ日用ニ便リシ其醫術ニ用フル器械ノ造法マテモ悉ク彙集セリコレ皆前賢ノイマダ發セザル所ヲ明ラカニシ實ニ千百年來ノ豁眼ヲヒラキ濟生ノ鴻宝トナスベキ珍書ナリ

傷寒考

山田圖南先生著 全一冊

傷寒論ノ疑義ヲ考證シ諸傳ニ記サル所ノ張仲景ノ事跡ヲ舉ル奇書ナリ

ヲコトクノ載セテ遺漏ノ二十占未發玄妙ヲソクセシ宇田第ノ奇書ナリ因テ杉田大樞ニ老先生多年ソトノ神思ヲ魚勞ニ譯定ノ効全ク落成ス總目二百五十篇卷五十冊ニ及ブ數百年ノ今此書流行スルノ先生ヒトニ濟世ノ志ニシテ厚キト諸君子熟覽シテ其仁術ノ偉ナルコトヲ深察シタマフニ篇中判成タルヲ世ニ公ニス其目左ニテ開列ス尚フ殘篇日ヲ逐ヒ年ヲ積テ成ス

誘導編

全四冊發兌 創獲編 全四冊 近刻

手術編

全三冊發兌 尻髻部 一名 要術知新

骨傷脱臼編

全五冊 近刻

癩狗傷考

南陽原先生著 全一冊

病犬ニ傷タル藥方灸法刺法禁忌治驗ニ至凡遠其術ヲ著ス附シテ毒蛇諸虫毒鼠咬毒ノ即効ノ方ヲ急救ノ珍書ナリ

新訂 增補 和蘭藥鏡

榛齋先生著

全冊未定

每篇以三冊為第一帙

西洋說ニ據テ藥品ノ効能ヲ載スルトイモ其藥品ハ皆和漢ニアリテ本邦尋常ノ藥舖ニ販ヒノ或ハ園圃ニ栽培シ又ハ山野ニ採リテ用ユベキモノヲ擇ミテ醫家用施藥ノ考據ニ備フルモノトリ舊板和蘭藥鏡既ニ刊行スト雖モイモ又其繁冗ヲハブテ切要ナリ効能ヲ簡便ニ記シテ西洋ニテ近來經驗發明セル奇効新說ヲ增補シ再シ梓ニシテ公行ス世ニ救療濟生ニ端ヲシラキ和漢古今ノ關典ヲ補ヒ未嘗有ル本草書也

遠西醫方名物考補遺

榛齋先生著

冊數未定

每篇以三冊為第一帙

先ニ發見スルモノ物考ニ遺漏セル西洋ノ藥品ヲ載シ其性質効用ヲ詳ニ説クヲ前刻本ト同シク和漢古今未ダ曾テ説カサル品物奇藥ヲト集メテ譯述ノ書ナリ

若草

南陽原先生著

小刻 全二冊

戰場アルヒハ當今全瘡撲扑損傷弱死等急症ノ病者ヲ救フベキ手當ナラハ野遊漁獵邊鄙旅客ノ不慮ニ備ル法方ナリ藥品多クハ山野田圃ソトコロニ得テ直ニ治驗ヲ得ルノ秘方ヲエラミ素人トイハレモノノ製法等最モヤスキコトヲ專トシテ著サレタル書ナリ

和音 唐音西音發微

長柳圃先生遺教 大槻玄幹先生著

全三冊

附西洋字原考

本邦五十音ヲ辨テ和音唐音各韻ニ通シ語譯ノ必クスル語ヲニヒニ蘭字辭韻ノ法萬國音韻ノ通曉セルイハレ等ヲツグサニ著述ス蘭書讀法譯文ノ意味先哲イマダ發セザルトコロノ公論ノ書也コトニ國學家ニ於テモ字音ノ疑惑ヲ解スベキ書ナリ

文化九壬申年 晚春開鐫

東都書肆

須原屋茂兵衛 須原屋伊三郎

